



護園六七筆

15  
1253  
4



15 175  
1253 1727  
4 4

丁酉八月再閱

徵後已

六

譚  
園  
五  
書

七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詩、主、漢、朱、大、*

稿本句皆用墨，今從而用墨，稿本無句而今新句者，用青別之，云圖發並同，下卷俱如是。



護國六筆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行義以達其道，君子義以為質，凡單言義者，皆以仕言。詩可以興，孔安國曰：興引譬連類，可以觀。鄭玄曰：觀風俗之盛衰。後漢距前漢未久，而孔說非鄭所能及也。何況朱子乎。大抵詩道性情，主諷詠，觸類而賦，從容以發言。

觸

一國、日、年、國

卷之二

六

護國六筆

六

非典則、旨、在、微、婉、繁、雜、零、細、大、  
小、具、在、左、右、逢、原、故、其、義、無、窮、大、非、它、經、  
之、比、焉、然用在其、自、取、所以用之道興、與、觀、焉、興、者、隨  
起、義、類、觸、類、引、伸、是、也、展轉弗已觀、者、默、而、識、之、情  
態在目而、遂、通、是、也、朱、注、興、者、感、發、志、意、者、觀、也、非興也  
考、見、得、失、者、此、其、是、非、之、見、耳、凡、諸、政、治、  
風、俗、世、運、升、降、人、情、物、態、在、朝、廷、可、以、識、  
閭、巷、在、閭、巷、可、以、識、朝、廷、在、盛、世、可、以、識、  
衰、代、在、衰、代、可、以、識、盛、世、在、端、人、可、以、識、

此張上疑  
有脫簡

友、譎、諫、者、怨、之、謂、也、朱、注、和、而、不、流、怨、而、  
不、怒、皆、以、語、詩、之、德、而、遺、其、事、非、孔、子、時、  
語、意、也、迹、之、事、父、遠、之、事、君、皆、以、興、觀、群、  
怨、行、之、至、於、多、識、乃、其、緒、餘、旧注盡之  
書、立、其、大、者、也、樂、成、其、全、者、也、一、則、服、膺、  
大、訓、講習討論一、則、不、知、不、識、順、帝、之、則、而、其、委、曲、  
周、詳、者、詩、禮、在、焉、一、則、執、而、弗、失、一、則、引  
而弗竭流、不、屈、故、先、王、之、四、術、盡、乎、教、矣、  
風、賦、比、興、雅、頌、風、去聲、或、以、自、用諷、詠、或、為、人、

而賦此風賦一類、或直以相比、或引起它  
意、此比興一類、及其被<sup>諸</sup>管絃、則有雅之聲、  
有頌之聲、詩所以有風雅頌者、十五國風  
徒歌耳、故謂之風也、三雅三頌、用之樂焉、  
音節本別、故分為二、但二南、豳、風、亦被諸  
管絃、故有豳雅、豳頌、二南、蓋用頌之聲、故  
詩曰、以雅以南、又射、五物有和頌、而所用  
采蘩、采蘋之類、故知二南用頌之聲也、  
周禮樂語、興道、諷、誦、言、說、蓋詩者樂章也、

故以詩教國子、傳以六德、而所以教之者、  
此六事也、鄭玄曰、興者以善物喻善事、道  
讀曰導、導者言古以剴今也、倍文曰諷、以  
聲節之曰誦、發端曰言、答述曰說、蓋興、道  
而有未喻者焉、則諷、誦、以厭飫焉、然而猶  
尚有未喻者焉、然後言說以詳焉、諷、誦、在  
中、可見唯此莫適不從事也、

禮去<sup>馬</sup>禮云、王帛云、乎哉、樂云、鐘鼓云、  
乎哉、鄭<sup>以安</sup>上治民、移風易俗、言、朱以敬、

和云程以序和云馬鄭遺乎教程朱遺乎  
事此章所包甚廣何啻馬鄭程朱之所言  
哉詩書云詩書云誦說云乎哉  
程子云盜賊亦有禮樂亂道哉三代以下  
所無而謂盜賊有之可乎理學之失至于  
此邪

馬融云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  
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為  
如向牆而立朱子云周南召南所言皆脩

此上疑亦有脫  
張

等下恐當除  
之字

一舊稿  
鄉原字  
義未詳

謂色欲温心欲剛可謂謬矣剛誠美德然  
未聞心欲剛也是不識本章語意主色而  
謂內不稱也焉古曰言有物仁齋輩未免為  
理學者道流也故捏造心欲剛之言以亂先  
王法言可謂不識物

言有物二者先王之法言也故雖孔子猶  
援引古成言是所謂物也

鄉原朱注盡之矣德之賊也猶曰賊德也  
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猶曰棄德也德者

有德之人也、鄉原似有德而非有德、反足以亂有德、故妨<sup>害</sup>於有德之人也、有德者有言、故德言是尚焉、唯道聽而塗說、人聘其知辯、故有德之言、由是見棄也、朱注、雖聞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失孔子時語、意况仁齋乎、

今也或是之亡也、猶曰亡或是也、

孔曰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包曰鄭声淫聲之哀者、惡其亂雅

君子惡居下流、謂為逋逃藪、乃眾惡人之所歸、湊則其身所為惡、雖不甚、而眾惡人所為惡、皆歸焉、此紂所以為大惡也、朱注、置身於不善之地、非矣、  
古昔聖人居位、制作礼樂、以教天下、五百歲而聖人不興、<sup>之道</sup>道亦由是熄焉、孔子以匹夫而明古聖人、以傳之、然後聖人雖不興、道不至於熄矣、此孔子所以賢堯舜故也、  
子思孟軻荀况董仲舒韓愈歐陽脩程頤

故下文不連續恐脫筆

朱熹是八君子者、闢邪說以衛聖人之道、其德之淺深純駁、雖未足槩以先王之道、然摧陷廓清之功、亦聖門之禦侮也、李夢陽何景明李攀龍王世貞、是四君子者、脩辭復乎古、其學雖未足以明經、然由是以往、何有乎六經、則亦井田可為王政之本矣、

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以在上者焉、之、君子之德、民所具瞻、是謂之明德焉、故

此上恐有脫文

人之言、是世所謂知也、非孔子所謂知也、此章注疏本作孔子曰、朱子本作子曰、孟子何必曰利、非絕口于利、利者義之和也、利莫大於仁義、故孔子不絕口于利、孟子勸王、直欲利天下、故斥惠王何以利吾國之言耳、孟子一書、無非勸王與闢楊墨也、治天下貴公、故曰平天下、故曰王道平之、孟子亦有仁義而已矣、此意也、如治一國

二恐也



則不然

子貢廬冢上凡六年叔達曰孔子每以子

貢與顏淵並言門人能贊孔子者唯顏端木二子

而孔子為顏淵慟故知使顏淵遭孔子喪

則亦如子貢也子貢先孔子卒亦當為之

慟矣此說得之或疑六年過禮矣雖然師

喪不見于禮而古未有得聖人師之者

孟子深造之以道二者禮樂也或謂之當

行之理或謂之五達道或謂之中庸之道

皆不通矣

答樊遲仁者先難而後獲

孔子答樊遲仁者愛人答子貢仁者己欲

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答司馬牛仁者

其言也訥皆以仁者言

孔子答顏淵克己復禮為己仁一日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答仲弓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臨大祭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答樊遲愛

人答子張能行五者於天下又居處恭執

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答子張、  
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恭、寬、信、敏、惠、答  
子貢、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子夏曰、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孔子許仁者、箕子、微子、比干、伯夷、叔齊、管  
仲、顏子。  
敬天者、仁之本也。安民者、仁之表也。愛者  
仁之心也。忠恕者、仁之功也。

一以貫之、失諸正鵠、反求於身、能近取譬、  
仁之所以忠恕為功也。  
敬天者、仁之本也。故當仁、不讓師。仁以為  
己任、堯舜禪讓、湯武放伐、皆以此也。孟子  
獨以任、屬之伊尹、吾未知其可矣。  
體仁、足以長民。天子不以天下自任、諸侯  
不以國自任、大夫以下、不以家自任、皆無  
仁故也。君子長者之稱、自古有之。  
孔子答仁、莫成於顏子、莫備於子張、莫切

是未

於子貢、蓋學至於顏子、猶之切而又磋、琢而又磨、顏子之聰慧、不患其它、唯患其未盡善、故告之以舍己所欲為、一從事於先王之禮也、學仁者至是為成焉、故異日孔子稱顏子以好學、此其所以殆庶也、吾之所見、不違先王之禮、是謂之好學、吾之所見、不違聖人之言、是謂之如愚、吾故曰莫成於顏子、行恭寬信敏惠於天下、可以安民、吾故曰莫備於子張、士志於道、故學先

王之道、匹夫而志於安天下、豈帝志焉已乎、先王之道備於我、奉以行之、足以安天下、故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雖然士何修而可以至於是、舉天下屬之於己、故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吾故曰莫切於子貢、蓋非能近取譬、則何以見孔子教仁之心乎哉、

詩可以興、可以觀、書之教、疏通知遠、禮、不言、以行與事相示也、易觀象玩辭、春秋在

屬辭比事、非能近取譬、則六經不可學、  
者苟識乎此、則知仁之可得而依也、孟子  
以万物皆備於我、亦為不虛矣、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  
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旨哉言也、然孟子  
能言之而自犯之、孟子好辯、欲以言服人、  
豈非自犯其言乎、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顏子王佐才、故  
以臨天下言之、朱注非矣、

孟子推伯夷柳下惠、列諸孔子、是或有所  
傳授也、然古所謂聖者、必以命夫神明之  
德、至於孟子、乃命其至者、而又立所謂神  
者、吾不知其何謂、豈亦以聖自處邪、  
仁之為德大矣、先王之道、仁盡之矣、然不  
敢以命先王之德者、所以教導人也、命稱先王  
之德曰聖、蓋神之也、古之道也、  
先王必有所制作焉、制作之道、可謂神矣、  
故命之為聖人也、

作者謂之聖古也、伯夷柳下惠非作者、而謂之聖、則吾未能信、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至於孟子、則言必稱堯舜、不及文武為其勸王故也、將以革周已、仲尼美管仲、孟子卑之、在仲尼時、惟有管仲之事已、至於孟子、則欲為伊尹焉、舜之娶、堯命之也、孟子曰、不告而娶、是豈以告不告乎、博學而詳說之、既異於孔門博文矣、

禹稷顏回、易地則然、曾子子思、易地則然、孟子言之、不一而止、蓋亦謂己與孔子、易地則然、

養浩然之氣、知者不惑、勇者不懼、是已、但設是名者、先王之道、由是裂矣、後世窮理持敬致良知之類、已漸于是矣、朱子多緣字偏旁說道理、魏子才又作六書精蘊一書、以偏旁立教、可謂不知而妄作者也、蓋人生而有言、聲也、不可以傳遠

矣、故古聖人作為文字、以傳言耳、亦有何  
義乎、是本意也、然聲之數、千萬、字亦千萬、  
苟無<sup>使全</sup>用意義、則不可得而記矣、千萬之數、  
千万之字、亦必淆矣、故製字之初、亦必使  
其少有意義、以便於記識耳、是所謂六書  
也、是其為義、亦唯少有意義、以便於記識  
云耳、豈可據此以盡其言之義乎、故以偏  
旁解字者、不知此者也、故曰、不知而妄作  
者也、

孔子曰、仁者必有勇、孟子不求勇於仁、  
而以養浩然之氣為言、其言雖辨乎、蓋於  
聖人之言也、

子路以尚勇為問、孔子以尚義答之、是義  
以裁勇也、孟子則欲義以生勇、與孔子異  
矣、

孟子井田經界、徒善徒法、規矩穀率、皆孔  
門舊法、  
孟子欲擴四端以成四德、是闢老莊自然

為道仁義為偽之說耳、若成德之方、則有  
先王之教在焉、外先王之教、而欲自擴己  
心以成德者、未免私智妄作也、  
子思中庸、以贊先王之道為中庸、則可也、  
若自以己意擇中庸、而謂是道也、則亦未  
免私智妄作也、故子思孟子皆與門外爭  
之言也、

羈勒因馬性、穿鼻因牛性、故羈勒穿鼻、可  
以知牛馬之性也、先王之教道因人性、故先

王之道、可以知人之性也、孟子曰、盡心其  
知性、果其言之是、則中庸曰、非盡牛馬之  
心、則不可以知牛馬之性也、先王聖智矣、  
今世人終不可以知牛馬之性邪、  
仁者人也、義者宜也、礼者履也、理也、德者  
得也、是皆假聲以發其義、使學者思而得  
之、古之道也、先王之立是名、非因世俗之  
言焉、先王特立是名、以使人思而得之、故  
學則得其義、不學則不得其義也、自孟子

以下諸先生皆欲明是名使不學者亦由是名以知先王之道可謂謬矣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行義謂仕也隱則求道於其所志仕則達其所為道者於天下  
可以安民可以長人是謂之仁此凡人所知也何待問諸孔子乎若以己所行則何者  
可以安民先王之道雖大雖多莫不歸於安民者矣道雖高雖美若或不歸於安民

則不足以為道矣此孔門諸子所知也何待問諸孔子乎莫非先王之道者然學之必有其要焉何修而可以合於安民之歸也此孔門諸子所問也何人而能合於安民之歸也此孔門諸子所以問某仁乎也莫非先王之道者而學之有其要者何也要者統也先王之世執道之要者為王為三公為冢宰為卿士故學者學焉此孔子之所教而諸子所學也學而不成焉猶足以長人



是謂之君子、先王之道、歸於安民、則亦遠矣哉、然其道要存乎是矣、故孔子曰、仁遠乎哉、吾欲仁斯仁至矣焉、此非謂安民之方法、亦非謂其心、亦非謂其理、蓋謂有一以貫之者也、存焉、是孔子之教也、孔門教仁、乃舉先王之道之要也、非要不足以盡其大矣、禮樂以存其心、而養性之德以成之、古之道也、孟子不言禮樂、但唯曰盡心存心、則古

聖人之道壞矣、

窮理盡性至於命、聖人之事也、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亦聖人之事也、學聖人、則有之矣、學為聖人、則未之有矣、故聖人之事、非學者之事也、

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亦大槩言之已、故其言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是大槩言之也、友直友諒、良通、易直慈良、作子諒、是也、

孟子君子不亮、惡乎執、亮諒同、論語曰、君子貞而不諒、孟子引此而釋之曰、惡乎執、惡去聲、  
為長者折枝、折枝必是諺言、趙注、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恥是役、故不為耳、非不能也、明儒說、屈折腰肢、義似優、然是必諺言、趙岐必有所受也、朱注以為草木之枝、大無意謂、

君子不重、訓重厚、古無此義、當是慎重

之義、學則不固、訓固滯、義優、君子所以慎重者、奉天命以行先王之道也、此所以不怒刑而威之故也、學者學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以化其固陋之心、故不固、然必崇德徙義而後不固、故以主忠信以下三事次之、

盍歸乎來、乎來語辭、如歸去來兮、仁之實一章、孟子擺脫禮樂處、是其性善宗門、與孔子殊、

蓋古語也

中也養不中。猶如德也養不德。謂性質中和者。如世俗語好氣質。朱注無過不及之謂中。不穩矣。古注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謂之賢。才者是謂人之有俊才者。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朱子解如老子所謂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之意。非無此理。殊不知赤子謂民也。孟子此言必釋經之言。記者芟刪太過。故難讀。然亦非聖門之旨。乃性善宗旨耳。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此當別作一章。必是古語。而孟子稱

之。庶物格物之物。察者明也。庶物人倫。謂禮也。禮即仁義。由禮而行。非特行仁義已。大與孟子平生議論異矣。

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謂學春秋之方也。均之讀史。其所取者。人殊也。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言凡天下之言性者。如告孟老莊。皆不過以故常言之耳。然亦當以人之以為利而欲之者。為本焉。若以其以為不利而惡之者為本。則鑿

矣、故次引禹之行水也、至下、曰、天之高也、  
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  
而致也、此言故之不可罪也、唯惡乎鑿耳、  
或訓故為事、為所以然之故、皆不通矣、  
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齋謂、孟子言心、皆  
謂仁義之良心、至此而窮矣、  
以仁存心、非孔門之教、  
有禮者敬人、孟子言禮、敬而已矣、非孔門  
之教、

天生蒸民、凡有一物、必有則法之、是民所  
秉常性也、故好是懿德、好之至也、亦必則  
法之、先王之道、教民而使民學焉、循是性  
也、故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孟子所  
見、不知以為如何、  
學先王之道、能近取譬、則万物皆備於我  
矣、反求之於身、而誠有之、樂莫大焉、故下  
文以恕言之、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知君子

戎服有不可犯之色、是為踐形、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尚書也、聖人之經  
也、孟子蓋未學書也、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  
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皆性所欲也、  
然其得與不得、有命焉、君子安於命、而不  
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或得行施、或否、義之  
於君臣也、或合或否、禮之於賓主也、或施  
或否、智之於賢者也、或知或否、聖人之於

天道也、或得或否、皆命所遭殊也、然其所  
有於我有性焉、君子養其性、而不謂此為  
命也、

孟子明言二之中四之下也、程子曰非聖  
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非矣、

湯武反之也、言學堯舜之道、而反求之於  
己、而誠有以得焉、非復性之義也、動容周禮、中禮以下、

併湯武言之、哭死而哀以下、君子之事也、  
董仲舒得之、

周禮恐周遷

不得其  
門而入

狂簡進取、謂吾黨小子也、不忘其初、思孔子不措也、注謂不能改其舊也、非也、君子反經而已矣、反如盍、反本之反、經、界也、此它章錯簡也、庶民興、趙注引倉廩實而知禮節、為是、孟子以仁為安宅、義為正路、是矣、禮為門、又曰、禮之於賓主也、其視禮太淺、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可見孟子時禮樂亾而方法多也、古無是言、

正鵠也

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正預期也、言非預期其可行而言之也、言其可言而行之、莫所顧慮也、

善道者、雖非先王之道、亦可以為善者也、

守死善道、朱子詳猶言全道也、如莊子善刀

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此孟子言其無利天下之心耳、受諸天與堯、而為父母于民、豈其若是之愬乎、故孟子好辯者也、好辯者、以明一道也、明一道者、昧乎一道者

也。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義哉。然聖人必有術，尚志。朱注：尚高尚也，非也。尚猶貴也。士之所貴者，志而已矣。志者，志於仁義也。未能行仁義之事，故曰志。湯武反之也。湯武身之也。同義。朱注：脩身體道以復其性，非也。人不知而不愠，聖人以天言之，所謂不知

命，無以為君子也。聖人之言止是矣。至於孟子，則以性言之。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程朱之學原諸。良知良能，未免廢學之歸矣。故曰：孟子好辨，以明乎一道者也。經德不回。趙注：經行也。體德之人，行其節操，自不回邪。朱注：經常也。按趙岐以為經由也。由行也。故訓經為行。然此章語意如

執德不回、趙注為近、然未見義例、朱子訓  
常、亦未見義例、大氏經字、本於經緯、謂長  
亘不易、有以有所維持也、經國之制、大經  
大法、經界六經、是也、經德亦謂先王所定、  
万世不易、以有所維持、衆善者耳、則知仁  
禮義忠信孝悌六德六行類歟、  
言有物、一如有一物、然也、謂先王法言、凡  
據禮而言、則言有物也、  
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

堯

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  
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勝  
格物窮理之學、萬二然聖人之知、以利知仁  
為知、仁以安民為仁、不若孟子之穎利也、  
孟子畢竟議論之雄、似未得其門而入者、  
且急親賢者知也、非仁也、  
殺一無罪、非仁也、疎哉、其罪未白、仁人必  
以害仁為罪、故殺之、季子以殺無道為問、  
孔子以德答之、孟子之言果是邪、則季子



纂疑奪或

字

何斥、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纂也、此事何啻論其志而已乎、非乎不可、大氏孟子之言、無作用如此、德慧術智、孟子違古不遠、猶有此言、窮不失義、達不離道、未足以為至者、性猶杞柳也、仁義猶柷捲也、此言未為有病、何也、杞柳不為柷捲、則無所用也、猶率其性而不為仁義、亦無所用也、然非人則不

稿本達似違非

可為仁義也、猶非杞柳不可為柷捲也、則何必言性善哉、亦何必害於性善哉、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至言哉、然引孔子操存之言、則其存養之說也、程朱理心學本此、不言詩書禮樂以養之、而欲操存以養之、可謂無術已、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猶之可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豈非心存則仁得乎、程朱持敬之學也、

先王之養以禮樂猶糞溉然孟子則以雨露之養與無所措亡也其養小哉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是則孟子之辨也以安民為心其所志者大也以富貴為心不過奉己身其所志者小也不以安民而以心思由此而師道立而王道亡聖門之教不若是焉

護園七筆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凡言道則仁政在焉折而二之孟子時名義既失矣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所謂人倫之至者存乎禮矣不知孟子時別有所傳以

元稿益似孟

可知堯舜之事乎否、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愛人不親、反其仁、猶之可也、治人不治、反其智、益竭其智力、以冀其治、禮人不答、反其敬、益盡其敬、恭以冀其答、可謂不知道已、愛人不親、治人不治、禮人不答、皆反求之己、是仁也、先王之道雖多、一於仁也、

不得罪於巨室、

有味乎

其言之也、大氏後

未  
穩

世賢者惠細民而抑豪強、俸一旦之譽而昧乎治道之全國其可治乎、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切磋琢磨、挾爾雅為

中事、是往也引此、則切而又磋、琢而又磨、乃

為一事、是來也、大氏言詩之道、不為典常、

子貢得之、故孔子贊焉、朱子以此章之義

解木學、非也、

北辰居其所、言不干臣職道也、無為之解、過

高妙而不著實、非孔子時語意、

知者見之謂之知仁者見之謂之仁言知者所見聖人謂之知仁者所見聖人謂之仁故聖人所見孰能知之

思孟而後程朱陽明輩豈不太侈哉聖人則不可得而窺矣而謂能知之也

古先聖<sup>王</sup>及德法天地道亘古今洞見百世作為禮樂稱為聖人者取諸其通明一端

耳至子思則以誠稱之孟子則以至極論之子思猶之可也孟子之見小矣哉故曰

作者謂之聖蓋古無有聖人而非作者也子思作中庸專言孔子而孔子非作者故子思以誠稱聖人古以外子思以內古以事業子思以心此子思以來先王之道為儒者之道故其勢自然如此然聖字之義已失之矣但子思稱<sup>聖人</sup>孔子有神明不測意則猶之可也至於孟子則<sup>直</sup>以聖人為極至之名其言曰<sup>堯</sup>舜者人倫之至也又曰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又曰殺一不辜

聖人誠為極至然

之名其言曰

<sup>堯</sup>

舜者人倫之至也又曰伯

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又曰殺一不辜

行一不義、以得天下、皆不為、也是迺仁人之  
事耳、故孔子稱此伯夷、而為仁人焉、此蓋王  
者之道、既已降為儒者之道、而猶且以作者稱聖  
人焉、則後任師道者、難於以聖自居、宜哉  
乎、  
聖與仁、吾豈敢、仁仁人也、朱註失之矣、  
孔子、我不敢謂之聖人也、亦不敢謂之非  
聖人也、何則、我知不足以知聖人也、而傲  
然以我一人之見而定之、謂之聖人、豈非

僭乎、雖然、吾私竊以為疑必聖人也、何也、  
二帝三王之道、由孔子弗墜、人豈無撰述  
乎、然弗傳也、是獨傳者、由其德也、德大則  
尊信之者廣、是以傳、觀諸漢代可見也、且  
後世學者折衷於孔子、非聖人、而能之哉、  
且孔子雖非作者、是特未得位耳、得位則  
能作、觀於所損益可知也、及答顏子為邦  
之問、而可見焉、不然、徒傲人、言以稱其為聖  
人、則釋迦老子、豈不愈聖人乎、

獨惟作何、抹作獨、或似初作僅、  
獨是、

微孔子、先王之道亡滅弗存焉、段使孔子  
非聖人、亦代聖人者也、且吾觀於論語、先  
聖後聖、其揆一也、仁齋輩迺謂教至孔子  
而立焉、孔子與先王實殊也、果其言之是  
邪、則孔子非聖人也、要之仁齋岐道德與  
禮樂二之、其源出於老莊、浮屠貴精賤粗  
之見耳、  
孔子生於群聖之後、蓋聖人而加之以學、故  
生民以來、未有若孔子也、

人人可以為聖人、聖人王者之德也、人人  
而王、豈有是理哉、亦無此事矣、觀於孔子、  
教人各成其材、將以用之也、先王之教人  
亦爾、亦將以用之也、有椎、有鑿、有鋸、有錐、  
然後工可用、屋可作焉、有附子、有石膏、有參  
芪、有巴豆、然後鑿可用、病可療焉、禹治水、  
棄播穀、伯夷禮、夔樂、然後堯舜可用、天下  
可治焉、必欲其全備、椎豈可兼鑿乎、附子  
豈可備具石膏之材乎、必欲其中不偏邪、

甘草而已矣、然猶之偏也、必穀不藥而後  
可矣、予嘗笑西仁氏之為鑿、其言曰、古方  
皆偏、不可用之、唯四物湯不偏而可用耳、  
川芎散、芍藥收、當歸温、地黃寒、其自制方  
也、羌活升、枳榔降、黃芩寒、乾姜熱、加藥而  
用之、可以療萬病、殊不知藥性偏、故能愈  
疾也、若必欲其不偏、則不藥可也、故教學  
者、使其皆為聖人、亦西仁氏之為鑿也、  
經可解乎、安不可解也、然亦莫有定解已、

及齊魯韓、家異其義、

觀於古人引詩書、人皆意取義焉乎爾、或  
曰、人皆意取之、雖有不失其義者、幾希、殊不  
知禮樂者德之則也、故學者於詩書、雖意  
自取之、亦莫有失其義者焉、人皆意取之、  
者何邪、詩書者義之府也、若不意取之、則安  
在其為義之府也、詩序者何也、亦意取之者  
之一也、七十子之後、儒者多傳以道義、是  
其遺焉、安可非之邪、然謂詩之義止如是  
者、拘也、

經非聖人不能作也。然有體焉。故聖人作十翼。不謂之經。體殊也。孝經大學經皆不以其體。唯繫之於聖人<sup>也</sup>。亦猶佛經菩薩論邪。其妄可知。

今之有司無人焉。不任故也。聰明之君。多好自用。不委任其下。故下不能用其材也。不用其材之久。其究至於世不生材。非世之罪也。君之罪也。有人于此。不自知已所長。是何故。未嘗用其材故也。是故人君委

未嘗用其材。則己亦不能自知其材。況它人乎。何者。材不用不成。不成則雖有之。亦微乎。宜其不知焉。

任其下。其下往。能成材。人皆謂材成於天。可謂謬矣。材成於養。大養之大成。小養之小成。故今之言無人者。罪天者也。不啻君也。師亦然。今之為師者。務截牛之角。鍛鳥之羽。而曰補其偏。救其弊。豈不謬哉。知人之道。觀其行事。不求諸行事。而求諸心。甚矣哉。後人之自聖也。聖猶不能知。故書曰。采。論語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若夫孟軻眸子之語。我未之能信。



焉耳、

小人。勞其力多營力、君子。勞其心多材、材謂材成於所用也、

今君子自任不任人、其究至於無人、

經可解乎、安可解也、時殊俗殊、事殊言殊、

故解經者、言為之解、非鑿則妄、

經不可解乎、安不可解也、賢者識其大者、

苟識其大者、於解經乎、何有、之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賢不賢

之分、在所識之大小也、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謂能名

言之也、如識人知人之分、不必讀去聲、

孔子勉人以仁、後道學先生則勉人以聖、

過矣、

莫非仁矣、然事殊宜、裁而互之、是義生

乎、殊合而言之仁也、故曰一以貫之、故謂

仁義為兩端者、不知道者也、

君統乎上、故止於仁、臣有職守、職所守者

殊、故止於義、

三代時無救火之官。漢唐以來亦無之。吾  
邦百官之制亦無之。有之者昉於寬文丁  
酉。蓋取諸兵法。城壘<sub>有</sub>局守。兵不得離焉。  
敵加諸火。爭而趣之。則兵離其局。故別<sub>有</sub>  
官也。今施諸都下者。謬矣。何則。燎原之火。  
一星之蔓也。夫官有專職。則他人不可干  
之。地方五十里。而救火之官。不過二十。見  
火而走。雖疾足者。亦有間焉。故<sub>比</sub>其至也。  
火既蔓焉。加之以風。安可撲滅。故火之蔓

弗已者。有官故也。且救火無官。人自為救。  
有官乎。人皆謂匪吾職也。於是乎爭奪其  
財。而不知火之集其屋。火之所以易蔓也。  
亡已則莫如井伍之法。故事不師古。能有  
成功者。幾希。  
余所睹者。丙寅癸未。及今丁酉。是所謂大  
火也。皆教旬不雨。天氣暴煖。井泉皆涸。殆  
乎災也。然人事未盡。而<sub>而</sub>諸災可乎。何則。城  
之東<sub>南</sub>數十里。地無限隔。屋簷相加。家不

儲水人弗相救、**弗蔓何為**、一恃救火之官、  
弗蔓何為、  
錢不可行遠、故金銀權之、金錢輕、故可行  
遠、三代以前、無金銀可也、秦漢以後、不可  
無金銀、封建群縣殊也、  
秦漢郡縣天下、而後有盜賊亂天下之禍  
也、三代時無之、我邦自古無盜賊亂天下  
之禍者、士君子土著故也、雖非封建、猶之  
封建、今海內封建、而士鮮有采邑者、自此

之後、必有盜賊亂天下之禍也、有采邑而  
不處、迺聚之一城中、是何異郡縣也、何則  
一敗不可復振也、土著者不可鋤也、  
土著則農重、流徙則商重、農貴力、仁、屬也、  
商貴才、知、屬也、世亂則民不相往來、世治  
則民相往來、其究必農輕而商重、商重則  
智巧盛、而風俗壞、一治一亂、相為倚伏、故  
先王必貴本抑末、  
世治則千里比鄰、而後商之權重、商之權

重而後民厭農羨商不耕而飽不織而煖  
游惰之民豈不羨乎於是乎農化為商矣  
農化為商而後財賄流乎窮陬財賄流乎  
窮陬而物價不貴者未之有也則奢侈成  
俗奢侈成俗則物價貴涌物價則貴涌則  
上下皆困上下皆困者亂之基也  
祖宗之制者祖宗之神在焉故祖宗之制  
壞則神亦漸矣祖宗之神漸而其國弗亡  
者未之有也

農重則民懷土商重則民輕徙  
黃籍廢而民莫有定居流徙無常末貴而  
本賤於是乎民不相親姦人不可詰風俗  
不成上之政令不行  
禮樂不設井田不立則下為政矣雖有天  
下不能如之何已  
孟子井田徒論恒產之有無耳互乎其不  
及禮樂也  
上仁則下信之惟信賞必罰是務者抑亦

末已

雖諸侯之邦亦有祖制也少年聰慧士輒

出其所見以干國政其議論可聽措置可

觀亦必敗矣譬諸壁裡安柱梁下去柱段

使一時有稱便要之與原構不合遂致臬兀

耳

一書生建言吾能迴頹俗使復國初之舊

妄哉我今五十矣段使扁鵲復出亦不能

使我如少年時也

原稿于于難

原稿推其錯難

舊

辨心辯

劫

孟子論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罪得天下

不為也是其所以不取武成也雖然血流

漂鹵不可謂無此事而孟子但言理而已

則雄辨之歸哉大氏儒者語湯武之師一

如宋襄之為焉吾觀於鑿方何必然乎疔

炭于面其勢太猛緩則不救拘正治者

庸鑿耳何帝從治已乎劫之毒之務速去

其毒是謂良鑿蝮蛇擊手壯士解腕何論腕

無辜故後世言王道之兵者迂耳蓋良鑿

未

之心存乎活人、聖人之心存乎安民、其所見者大焉、屑以論精則精矣、如大何、士志於道、一變至於道、未可與適道、此當行之理哉、大氏訓詁與指示不同、朱子所以謂之當行之理者、迺指示先王之道、為當行之理耳、世儒以為道字訓詁者、失朱子意矣、然謂先王之道者、不過於勸人之言、若欲據此以知先王之道、則安可得之也、蓋道者所以由也、先王立此、以使天下

由此而行者、猶自有一條之路焉、已此訓詁也、聖人未嘗謂知天也、獨曰知我者天乎、至孟子乃曰知性則知天、夫天之不可知也、猶君之不可知也、親之不可知也、臣而自言知君子而自言知父、人而自言知天、不恭之甚也、聖人之道不若是焉、能盡極其心思、以求仁義、知吾性之為善者、也、能知吾性之善、則知天、是謂也所以命我也、孟

是謂也

也

道之與善矣

者

子本意。如此。不過。不然。盡其心。不容有二義。盡其心者。有者字。存其性。心下無者字。朱子分開為知行兩端。昧乎文義。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此章要處。唯此十二字。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謂立天之命。我者性是也。言我所行者善。而後天命定焉。是謂之立。不然。而謂之命。殊未定也。何以見夫所謂命者乎。是命不立也。

按仁乃之仁指中仁聲之仁

仁乃人字誤

万物皆備於我矣。禮之物也。若以為天地間之萬物。孟子雖辯乎。其時學問未若是其誕也。仁言不如仁聲。趙岐注。仁聲。樂聲雅頌也。深識孟子時語意。漢去古未遠故。良知良能。孟子性善宗旨。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是自孟子時言。蓋孟子時。有政而無教。而其所謂政者。一以得財為務。故孟子云爾。若先王之政。何

原稿嫌磨滅難分似嫌撫

帝得民財先王之教亦何帝得民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孟子可謂駟不及舌訓滿心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悅為仁不富矣為富不仁矣不仁人之言也由仁人觀之非仁不富孟子引陽貨過矣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久則熟則為吾有亦何問其初之假樊遲問樊遲問知子曰知人故知人者知之大者

也故孟子曰智之於賢者也言雖有知人之智不逢賢人則不能知之故曰命也聖人而在位得奉天道行之故曰聖人之於天道也  
形色者天性也色如天子穆諸侯皇之類介曹有不可犯之色之類所謂威儀也  
古謂朝聘會同之事為春秋故春秋之書記其事者也謂舉春秋而四時備者非古



義叔達得之莊子、朝者一國之本故、  
人之本朝古語朝也、朝者一國之本故、  
天生蒸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趙  
岐解太善、前不同、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  
而已矣、此言耳目之為小體也、耳目為物、  
外物亦為物、物與物相交、唯引之而已矣、  
不能思也、故為小體、引云者、為物引去也、  
不能自制止之也、

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  
世也、其世者、詩書之世也、上論詩書之世、  
以友其人也、謂上者、非今之世也、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然程朱以天  
理人欲、仁齋以德與理、以聖人之心、  
在安民也、程朱之心、在扶精微也、仁齋之  
心、在爭宗旨也、故其所分辨如是夫、  
孟子並言仁義爭墨也、性善爭揚也、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乎爾語助、

言今而無聞而知之者則五百有餘歲之  
後亦必無聞而知之者  
治此而威彼當乎今而驗乎後知道者也  
故孔子美作鴟鴞者國家閒暇及是時迨  
天之未陰雨明聖人之道有所營為也  
物者美之成也故有物則民必有則法也  
好美者民之性也故礼有物而後民必有  
所則法也懿德亦美德也朱子解此而謂  
一物一太極之義其言似有味焉然至於

引鴟鴞詩者則索然無味矣道故以當然  
之理解道字者謬也又曰孔子意專在有  
物有則而孟子意專在好字  
知天立命吾聖人書所無至於孟子始言  
之豈其時老莊諸子有是言而孟子采以  
言之邪要之不敬莫甚焉然以此而贊古聖  
人則可矣  
使虞敦匠敦董也古音相通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悅訓

滿心、得之為有財、憮然為間、二為字皆無義、且比化者趙岐注、比親體之變化者字助語無義、但以梁惠王篇比死者較諸朱注為勝、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堂舍之制、所行之事、皆殊不啻異名、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是必古言、是亦聖人也、謂文公為聖人、命之矣之、不必其名、

範我馳驅、蹲 = 舞我、我皆語辭、葛伯放而不祀、湯征之、古以祭祀為大事、故不祀為大罪、近世儒者、乃謂鬼神非聖人之本意者、豈不謬乎、枉尺直尋、是或一道也、若宜有辨乎爾、鬼神者天地之德也、故子曰、鬼神之為德、與中庸之為德、語勢全同、知德者鮮矣、宜乎爭鬼神之有無、人死矣、而猶有不可得而忘者在焉、是豈

十卷一冊之女子  
ナリ

未<sup>未</sup>是

非其德使之然邪故祭之  
德崇業廣而猶爵不至焉於是乎有以知  
天命也若或有未盡焉邪爵之不至何必  
天命也古者五十而爵故云

六十德益崇業益廣而天下之事莫不貫  
習焉於是乎傲忽之心易生故其耳所聞  
必承而順之是耳順也或曰順慎古音通  
用耳順者慎乎聽也六十聰明漸衰於義  
亦通

子者大夫之稱也男子美稱也天子諸侯  
世其位唯大夫人皆得爵之故五十而爵  
為大夫七十致仕凡人為然此德成而爵  
從故大夫之稱亦為男子美稱  
有物有則毛傳以物為仁義礼智雖失其  
義猶未太遠矣  
。雖欲無王不可得已與將無同之無同  
庶民興謂興其家也  
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

歸潔其身而已矣。善哉！孟子之言聖人也。與後儒殊焉。蓋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各有所長也。謂聖人同者非矣。但歸潔其身者以伊尹不辱其身言之。沮溺潔其身以亂大倫則聖人何唯潔身而已乎。禹稷顏回易地皆然。以行藏言。豈其材同哉。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謂其所揆度者皆以一道耳。豈其材同哉。

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聖人之道，但所以使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者，有教在焉。若不知聖人之教，而欲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日以聖人之道聒之，亦佛老之歸焉耳。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不與明明德之明字同也。以明知何物為善言，蓋明 = 德。由君言之，明乎善，自士言之，士之所以明乎善者，由君明其明德以示之。

是未

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踐之、手之舞之也、善哉、孟子之語樂焉乎爾、

孔子川上嘆、孟子得之、程朱道體之說、非孔子本意、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善人不踐迹、二迹字、皆謂先王已行之迹禮樂刑政也、譬諸人行泥塗、必踐前人之迹、言先王已行之迹也、先王之世采列國之詩以陳之、以觀風俗政事之

得失而行其褒貶黜陟之政、故先王之制亡、則詩不復採之、何以識其所褒貶黜陟哉、故孔子作春秋、詩亡然後春秋作、信乎此言、則春秋孔子作之、然又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則前孔子故有春秋焉、雖有春秋、其與乘檮杌何擇也、迨孔子筆削而後儼成一經、故曰春秋作、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

罪焉可以証上篇私淑諸人之言宜也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謂不為  
外物所遷奪也守之固也故下文以橫逆  
言  
不顧父母之養不顧養父母也  
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文者  
一字也如許慎說文之文辭者一句之義  
也志者作者之大意也意者我意也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孟子此語為萬世

立大訓焉然以語堯則未也  
堯以道自任當是時帝王之道未立焉故  
授舜至禹而帝王之道成矣無復所事  
故以授子授子者萬世之常道也  
有安天下之心而又有安天下之功謂之  
仁管仲是也有安天下之心而無安天下  
之功不得謂之仁有安天下之功而無安  
天下之心莫有此事焉如箕子微子比干  
有安天下之心而無安天下之功雖無安

己  
天下之功然使紂從其言則足以安天下  
故謂之仁蓋比干諫紂以遜位若使紂從  
其言則足以保宗社安天下焉若練紂改  
惡為善永保天位則紂能聽之乎知其不  
聽而諫之可謂不知已不足以為比干矣  
若微子去箕子佯狂為奴則當是時殷民  
之所倚以弗離者猶有二子在焉紂之聰  
慧亦識二子之為民望焉是紂之所以恃  
以為惡者也一旦而去之佯狂為奴以示

不可復用之則紂失其所以恃者是足  
以冀乎紂之心折而遜位焉此三子者若  
使紂從其所為則足以安天下也仁人以  
安天下為心豈問其功之在我在彼乎  
求仁得仁三月不違仁皆以安天下之道  
言之舉而措諸事業則可以安天下焉故  
謂之仁

伯夷重父命也叔齊重天倫也二者其重  
相鈞其重相鈞則不可相勝此爭之所以



起也故二子弗去則國亂二子去則國定  
是能安其國推其道足以安天下故曰求  
仁得仁

柳下惠孔子未嘗以仁稱之其在論語以  
逸民稱之曰言中倫行中慮此知者事也孟  
子以不恭目之亦知者事也仁齋味其言  
以為非仁人不能言矣是但以其氣象優  
游不迫而已可謂不識仁而強為識仁  
者也且古所謂知者必其知於仁是以肖

用行舍藏者謂卷而懷之也聖門求仁  
蓋使其以安天下之道卷而懷之也是君  
子之道也故曰君子哉蘧伯玉  
中庸以語德與行也周禮樂德六中和祇  
庸孝友大司徒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又曰  
庸行是謹庸言是信是也以語道者自子  
思始  
又曰中行之士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擇中庸皆以行言  
無忌憚與戒慎恐懼應

中庸與奇僻反  
古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人稟天地中  
和氣以生所謂性也故雖喜怒哀樂未發  
之前已自有此中和之性聖人率此性以  
立道故曰天下之大本也。不必分理氣人  
皆然。雖人皆然亦非人生之始。万德皆  
備人之性或多喜或多怒或多哀或多樂  
雖種不同。皆中和氣也。或指喜怒哀樂  
未發寂然不動時為中者非矣。發而皆中

禮樂之節非和順之德不能矣。是聖人之  
所立而天下人所當皆由者焉。故曰天下  
之達道也。中者發乎此。中乎彼。故節者禮  
樂之節也。致中和者使中和之德由教以  
至也。致者招使之至也。聖人之教欲罷弗  
能自然至其極。若訓致為極者疎矣。  
天地位万物育。禮樂之功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不可猶不能也。然  
非自然不能離亦非勿離。道離道則違性

悖天故君子不離道和人昧乎可字義故  
詳之  
戒慎於其所不見恐懼於其所不聞極言  
君子恐離之心莫察見乎微莫察見乎隱言微  
隱之不可忽朱子鮮為未發已發工夫者  
泥矣  
不須更離之方在禮樂故以中和次之  
人皆曰我知驅句言知御之道也知而弗  
守故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知避也孔

子言此以比諸擇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曰說非  
執兩端叩其兩端禮義者人之大端也古  
來端字皆謂大頭腦處  
乾坤其易之緼耶言乾坤蘊易也乾坤毀  
則无以見易言無乾坤則道不可見也易  
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道不可見  
則雖有乾坤不成其用也息熄同王者之  
迹亦謂禮樂雖存而不成其用也猶薪在

河論

而火熄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下猶前後也。上章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是形而後器見焉。此本謂易形而前已有此道也。本以易道言，後儒引用以為一切之說，故多所窒碍焉。仁齋乃言扇是物，生風是道，火是器，燒物是道，可謂誤矣。德不孤，必有鄰，相生相長，相輔相養者，人

之道也。故人之德，萬殊雖九德六德之不同，要之皆仁之類也。故有德則必有輔，如周易敬義立而德不孤，語臣道也。為人臣者，以敬為心，以義為道，敬則內無邪曲，故曰直內，義則臣職有常守，故曰方外，內無曲，職有常守，則人皆助之者眾，故德不孤。易無方，游必有方，湯立賢無方，故謂有常處。訓子以義，方亦謂臣道也。後儒或引絜矩之道，遷就失古義。有所不為。

難解稿本

利物足以和義，義之道方而多，所傷害故以利物之心配之，則和順而易行。朱子曰：義之得宜處是和，果其言之是，則足以和義，不可得而通矣。脩辭立其誠，脩六經之辭，以立吾之誠，故曰：所以居業也。上文曰：脩業則業之為學者審矣。知至至之言，知時之至而不失焉，則時乃至矣。故曰：至之如此，則不失時幾。故曰：可

與幾也。知終之言，知時之所終而不怠焉，則可遂成其功矣。此吾之所以處時者，不壞。故曰：可與存義也。如豫之時，義大矣哉。時幾在天，義在我。成性存道，義之門。言萬物之成其性者，存弗已。今牛非古牛，今馬非古馬，然其健順之性，弗亡。是道義之所由出也。又曰：知崇礼卑，此人之成性者，所以存不失。而道義之所由出也。

徑情直行者夷狄之道也。聖人則不然。射者主殺物。聖人文之以禮樂。易者主占筮。聖人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君子貴取後世是非邪正之爭起而聖人之道亡。古之賞罰其心在安民。後之賞罰其心在賞罰其人。舜流四凶於四裔以禦魑魅。言聖人之世無棄才也。四凶之禦魑魅猶如益之驅猛

獸也。

老子者孔子所師學禮也。故知禮莫如老子。周禮六德三曰聖以序。見則大宗伯之材也。大宗伯典禮禮樂。老子蓋其人也。述而不作。孔子自比於老彭。作者聖之事也。其聖王作而不作。故曰述而不作。若使其才不能作。則孔子稱其不作哉。此老子有作禮樂之才。今觀於老子書。殆為是邪。世君子困於禮樂之中。不自知其為先王之術也。老子獨超然有以

見於禮樂之源然生不遭聖王時無所用  
其才故為書以詔後世然是迺王者之事  
也故難言之是以艱奧其文如隱語然是  
老子意也但其人聖而無仁故其聖不及  
孔子是以其言而又欲空言明之是以其  
言不能無弊焉其徒莊周輩益推其理馳  
騁其辯遂成一家後世由其流而溯其源  
而謂老莊一者非也孔子欲無言言之為  
益少矣且道也者非言所能盡焉老子乃

言未盡而害生焉

欲言其難言者其流為莊周所必不免也  
何啻老子如子思孟子亦欲以言明道其  
流必至程朱而止焉故能知聖人之道者  
老莊思孟庸何傷乎欲因思孟以見聖人  
之道則何異於因老莊以見道也  
老子書本語治天下之道也道可道非常  
道道者先王治天下之道其可見者迹已  
故。謂禮樂刑政為道先王之所由也此所  
謂道可道者也然三王異尚禮樂殊也三

皇之時無有禮樂而其迹亦各不同矣。雖  
然亦必有三皇五帝三王皆由之道焉。此所  
謂常道也。若就其迹求之則世異其道而  
皆由之道不可見矣。故曰道可道非常道  
名之曰道亦皆就其迹可見者名之曰道  
此所謂名可名也。雖然此所名為道者彼  
不謂之道彼所名為道者此不謂之道無  
它故就其迹名之也。今我所名為道者乃  
指三皇五帝三王所皆由之道言之。此所

謂常名也。蓋老子所見道與世人所名者  
不同。故一書首先明其名義也。常有者三  
皇五帝三王之所皆有也。常無者三皇五  
帝三王之所皆無也。其徼者三皇五帝三  
王之道。皦然可見者也。謂禮樂刑政之屬  
其妙者三皇五帝三王之道。眇然難見者  
也。謂仁義道德之屬。老子之意欲知常道  
者當以三皇五帝三王所皆有者觀其皦  
然者。則其常不常可見已。當以三皇五帝



三王所皆無者、觀其眇然者、則其常者、非  
常者、可得見已、蓋耕而食、織而衣、相生相  
養、相聚相群、是三皇五帝三王之所皆有  
者、而其它禮樂刑政種<sub>之</sub>迹、或有或無、  
也、仁義道德<sub>之名</sub>、或有或無、而先王所以立仁  
義道德之本、不可得見焉、然必有之矣、此  
三皇五帝三王亦必有所皆無者為之本、  
而其所設仁義道德之類、非常耳、玄之又  
玄者、深之而又深求之也、所謂三皇五帝

三王所皆無者、非淺智薄德所能得焉、必  
深之而又深之、然後仁義道德所由出者、  
可得見已、衆妙者、謂仁義道德也、玄之又  
玄、思之又思、語勢同、玄非死字、謂先王之  
德、深遠幽暗、不可得窺者、它如玄牝守其  
黑、守其雌、皆同言有此德、然後仁義道德  
諸幽眇者、由此而出焉、莫有此德、而語仁  
義道德、皆<sub>以</sub>非常者為常耳、  
谷神不死、綿<sub>綿</sub>永存、蓋谷者、地之至卑者、

衆流所歸、深暗幽眇、不可窺測、故謂之玄。  
牝若夫山出雲、社稷生物、宗廟降福、其神  
顯赫、人皆歸仰、然有時乎山見伐、社稷宗  
廟見夷、獨谷之神、若有若無、而人亦不能  
伐夷之、故以為至德之喻。  
人自咎其氣質之偏、怨天者也、古之時、無  
變化其氣質之說、隨其氣質所近、養成器  
先王之道也、臧武仲之知、孟公綽之不欲、  
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養之以禮樂、皆可

以成器、故謂之成人、養之成器、然後其材  
煥然章可見焉、故曰文之、世多謂如以丹青塗  
其樸者、非也、器成而有光輝之謂也、今世  
無禮樂、則莫若潛心六經、養之以仁焉、禮  
樂仁術也、六經莫非仁、亦禮樂之迹存也、  
先王之教、譬如時雨之化之、大者大生、小  
者小生、仁德也、  
寬然有以容、藹然有以愛、優游不迫、進退  
綽二乎有光輝者、君子之容也、寬然有以

容者仁之量也、藹然有以愛者、仁之心也、  
優游不迫、進退綽綽、平有光輝者、仁之貞  
也、  
仁者父母之德也、仁人者衆人之父母也、  
父母之於子也、寬然有容、藹然有以愛、父  
母之於子也、不肖與之群、故視父母于群  
子之間、則優游不迫、進退綽綽、平有光輝、  
不與之趨也、雖然、父母之於子也、亦知所  
以鞠養成立之道焉、不然、何用父母為、何

况仁人乎、  
父母之於子也、其所見者大焉、故雖在群  
子之間、傾然見其不群耳、仁人之於衆人  
亦尔、苟非其所見者大焉、則安得謂之仁  
人乎、  
仁人之知大焉、父母之所見、常大於其子  
也、仁人謙而不伐焉、父母豈與其子爭所  
長也、仁人勇於自任焉、父母之赴其子之  
急也、故仁人之誠也、不求信於其子焉、仁

人之怒也其子畏而愈親焉  
仁者固有憂猶如為人父母者憂其子也  
父母雖憂其子亦樂其有子焉故曰仁者  
不憂故蓋仁人之於天下也莫非其子焉耳  
矣孔子不謂其憂而謂其不憂非深知仁  
人之心則安能若是哉  
苦於塞樂於通人情之常也知者之於天  
下常見其通故曰知者樂仁者天下之至  
情也知者行其所無事焉故知者利仁是

其所以樂乎  
天地大德曰生故仁者樂天苟非見其大  
者則安能樂之哉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洗心齋戒也洗  
云者洗其思慮謀猷而精白之也退者不  
敢以其猷謀才智進與天爭其功也藏者  
如深藏諸囊中也密者不言也如幾事不密之密  
謂不使外人知也蓋聖人深藏其謀猷才  
知不敢顯示於人一意奉天道以行之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古昔聖人有見夫天地萬物雖變化無窮而其要有在焉以畫奇偶是所謂太極也漢儒謂為元氣宋儒謂為一理是自其所見耳何足以盡聖人所謂太極者乎學者試從漢宋儒之說求之若有見天地萬物一元氣者而足以能畫出兩儀四象八卦則漢儒之解為得之矣若有見天地萬物一理者而足以能畫出兩儀四象八卦則宋儒之解為得之矣若不

能由此以畫出則其非聖人之旨者審矣大氏後儒欲以一言訓夫所謂太極者豈非其不鮮事之尤耶若果有一言可以代太極者則聖人何必謂之太極哉蓋聖人有見其要不過如是者而難名道之故就其要唯如此者以立是名而謂之太極耳學者苟能見夫天地万物變化無窮而其要不過若是者則一元氣亦可矣一理亦可矣然則漢宋儒之解豈非贅旒邪

以余觀之、一陰一陽往來弗已。雖萬古唯是此耳。此天道之所由而行焉。故曰謂之道。此誠非一陰一陽往來弗已之外、別有所謂天道者、由此而行焉。譬諸有一條道路、人由此而行也、一陰一陽往來弗已、雖萬古亦唯是耳。是如有道路、由此以行焉乎。故謂之道爾。所謂太極者、亦聖人有以見於是、而云焉耳。雖然、一陰一陽往來弗已、雖萬古唯是耳。而如有道路者、聖人命之曰道、而未

嘗謂之為太極也。所謂太極者、乃指聖人有見于是、以作易者而言之耳。故太極在聖人、而不在天地焉。太極者、樞紐之名、它如皇極、亦聖人立於天地之間、執其樞紐、統治天下之名也。故繫辭唯謂易有太極、而不謂天地有太極、亦謂聖人作易時、見者為作易之有此樞紐也。如朱子謂為造化之樞紐、則造化豈有樞紐哉。其見以為有樞紐者、亦臆度妄想焉耳。唯天不可測、故敬而畏之。未免為

奉以行之、此聖人之意也、豈敢見所謂樞紐者哉、  
漢儒謂太極元氣也、而仁齋主張之、夫一陰一陽往來不已。問是何物孰謂非氣也。然聖人亦豈謂氣道乎之意、本謂一陰一陽往來不已、雖萬古唯是耳、如有道路然、聖人指此而謂之道也、宋儒謂之為理、豈非也乎、一陰一陽往來不已、雖萬古唯是耳、如有道路然、此如有道理然者、自然之理也、此固非

所字似初作其亦似抹為是 按有所字

謂一陰一陽之外、別有此理、辟如謂水隨器布形、是自然之理也、豈謂水之外、別有理哉、然其說終非聖人之旨者、罪在以知天自處已、夫聖人之於天也、敬而畏之、奉以行之、豈能知天之為何物乎、且所謂自然之理者、亦唯見其自然而然焉耳、豈能盡夫天道之全哉、故或謂之氣、或謂之理、皆聖人之罪人也、  
周易貴貞、二者不變也、故論語引不恒其

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仁陽也義陰也故乾不言義而坤言敬義  
先儒以利為義非矣所謂義之和者以利  
和義也故下文曰利物足以和義大氏後  
人不識之字  
或以利物屬之天非矣利者義之和也是  
泛言卦德非語天道君子以下皆言人也  
或以利物為仁亦非矣利物猶利用也六

德三事利用居其一豈非君子之事乎繫  
辭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  
乎聖人利用之謂也和義者何猶如和順  
係辭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苟非利  
物為之和則何以能得民乎  
合禮猶合樂也行大禮則諸禮之小者合  
焉嘉會者朝聘會同婚禮之類  
乾之四德以配五常後人之牽強耳  
卜筮之道施諸民則君子用此安於民則顯



道之可貴

然民識其神是顯諸仁也。用者器用謂其

道藏於民生利用之間藏云者民不能知其為道

龜也。不用則藏於著龜是藏諸用也。①筮

者先王所以鼓舞萬民使成其務。今自

易而言之故曰不與聖人同憂。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用亦器用也。利用安

身非乎德而德得此益崇也。是皆極言往

來相感之理。故明彼此之相為用也。

聖人作易不與道德相悖。故曰和順於道

德。而其有條不紊者義為之。故曰理於義。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天之道也。發揮於剛

柔而生爻。地之道也。和順於道德而理於

義。人之道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將順

性命之理。

利貞者性情也。萬物各隨其性情。養以成其德。

則利見焉。而其性情所執者不變矣。是貞

也。

或以天道求諸易。或以人道求諸易。皆非

也。易固有天道焉者。亦有人道焉者。然又

有非天道、非人道焉者、蓋聖人合三才而  
立之。<sup>極</sup>故曰三極之道也、不知者、則以為有  
天之極焉者、有地之極焉者、<sup>有</sup>人之極焉者、  
非也、殊不知易或<sup>是</sup>一道焉者、故讀易者、當  
以易道求之、所謂三極者、非它之謂矣、乃  
太極也。<sup>之謂</sup>  
著之德、圓而神、以知來、卦之德、方以知  
知、以藏往、聖人以此奉天道、而不用己之  
才智、故曰神武而不殺、

中庸第二十章、有知天語、恐非孔子之言、  
觀於子曰好學、近乎知、及在下位、不獲乎  
上、載於孟子可見耳、蓋孔子答哀公止<sup>於修身</sup>  
<sup>以仁</sup>盧也、其它皆子思之言、如家語乃剽中庸  
者已、何足為據乎、  
止字在易皆為<sup>因</sup>止息之義、對動對行言  
之、大學止於至善、亦為居止之義、<sup>雖有時</sup>  
<sup>乎</sup>言其必依此而止也、於緝熙敬止、引詩  
者、自取其義、以為止於敬之義也、下五止

稿本  
止字義  
未穩

因詩之言推明之、非語文王也、  
至善者、先王之教也、世無至善、則民茫然、  
無所依據、故曰止、朱子解本於以大學為  
進脩之方、而其義近於禪家大休歇、小休  
歇者、大非古書字義、  
古書皆欲學者思而自得之矣、故其言皆  
若不甚相接然耳、其義瞭然於一言之下、  
者、自孟子始、如朱子移大學章次、及解中庸皆坐不  
識是意、且如繫辭、雖朱子終不能使其義趣

相接也、且古、書多引古人成言、而古人成言  
不多有、安能一一湊巧哉、此其章次、所以  
不甚相接故也、且學貴思、道深遠故也、文  
故也、貴明白、貴齊整、而徑情、直行、要之、夷狄  
之道之歸焉、  
天不可知矣、其可得知者、命而已矣、道而  
已矣、命者、顯然來命於我、故可得知焉、道  
者、顯然行焉者、故可得知焉、君子之於君  
父亦然、宋儒曰、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是似

而非者也。子之於父母也，不可得而知矣。何在問其是非？是非也。故以瞽瞍所為為是，則舜可謂不智也耳。故古聖人配其父於天，易繫辭文言曰：故曰是故者，與後世書曰：故曰是故者，不同也。然故曰是故，其字義古今何殊哉？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之。古學者貴思也。孟子以下，貴不思而瞭然也。子思時，老莊徒盛興，倡自然之道，以謂聖人之道為偽，侮孔子，貴精賤粗，而陷於奇僻。

故著中庸以明道也。本天本性，言誠以明聖人之道，非偽焉。言中庸以排奇僻焉。言費隱以兼精粗焉。推尊孔子以配天焉。此其大略也。其書以明道為主，故言性道教而初重於道。比諸孟子，則尚且不好辯以爭異同者，為不失孔門之舊焉。獨不言禮樂者，為漸失先王之意。啓豈有屈於老莊之說邪？原稿此字位因紙破潰而闕此其所以招荀子之說也。世或疑其非子思作，然觀其稱述，則文武則其前，孟子

不  
足

者審矣大氏先王之教禮樂耳孔子明其  
道義以傳之其後禮樂與世俱亡而其義獨  
存者豈非子思之作備時已然也  
作者謂之聖謂作禮樂也禮樂者聖人之  
教也尊信聖人奉其教而傳之君子之事  
也思孟以明道排異為主故以知聖知天  
自居此其所以過邪  
誠天道也誠之所以凝道於我也道者率  
性命於天故貴誠焉誠則莫有隱顯故有

費隱之說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索隱行怪費而隱微之顯  
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貫穿一篇之間  
喜怒哀樂之未發老莊善言之子思以中  
形其異也和亦老莊善言之子思以發而  
中節形其異也

朱子抑南方之強已謂之君子之強安可  
抑哉第十一章君子遵道而行君子依中

庸皆屬上句朱子誤矣鬼神之為德隱也  
舜文王武王周公之事合隱顯合天人言  
之且下章憲章文武者應是也故次之以孔  
子第二十章為政在人至不可以不知天  
反覆言之明道之為一以起下文誠也第  
二十八九章言孔子所以不作禮樂之由  
唯此一事孔子似非聖人故詳焉所以尊  
孔子也故以仲尼祖述次之第三十二章  
大經達道也大本中也化育致中和也此

子思文章首尾相應處

老子之道自禮樂出焉其他諸子百家莫  
不皆然是所謂賢者君子識其大者不賢者識  
其小者也獨孔子所傳為不偏不倚平常不  
奇僻者此子思所以明中庸也然子思之  
後聖人之道為儒家者流不復先王之舊矣是無它  
與諸子百家爭精微故也爭精微而爭勝  
之僅足為諸子百家之王耳亦盍及其本  
也復先王之舊則諸子百家不爭而熄焉

學者以此意讀中庸庶乎足以補子思之  
所未足以合孔子之道也  
孔子語中庸皆本諸樂德所謂德之則也  
故仁語其道中庸語其德精微子思時墨  
翟盛行故子思以中庸不以仁孟子時又  
有子莫言中故孟子並言仁義不以中  
孟子不欲充類至於義之盡也尚勝後世  
理學之流焉

好學文道皆大相類化育之功

學者以中庸為中庸者非是以補子思之  
所未足以合孔子之道也  
孔子語中庸○本諸樂德所謂德之則在  
故仁語○中庸語其○精微子思時墨  
翟盛行故子思以中庸不以仁孟子時又  
有子莫言中故孟子並言仁義不以中  
蓋子不欲克類至於義之盡也尚勝後世  
理學之流也



